

我家的董女士

杨雪

“嘟嘟……”微信提示音响起,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叮嘱:“雪,锅里有汤,下班回来要喝啊,还有菜卷,冰箱里有做好的豌豆糕,你俩都记得吃。”

“嘟嘟……”打开微信,还是我们可敬可爱的董女士发来的:“灶台上有放好的小米,锅里有水,你下班有时间就熬,没时间,我就过去。”

临出门时,董女士的叮嘱在耳畔响起:“我在车里放了橘片爽,回头你们取了吃。”

没错,这就是我们家的“饲养员”——董女士。

初见董女士,她长发及腰,发梢烫着大卷,穿长裙踩小靴,从外形上看,像我的姐姐。我生孩子后,董女士的长裙和小高跟就都收起来了,她说穿高跟鞋抱孩子不方便。再后来的某一天,董女士顶着一头短发回来了,应该是更加忙碌,没时间打理长发吧。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,董女士依旧身手矫健。她在厨房称王,无论厨房还是厅堂,她都可以应对自如。

这就是董女士,我称她为“永不停歇的发动机”。

前两年冬天,董女士住院了。我们得知消息后,匆忙赶到医院。如果不是穿着病号服,看她谈笑风生的样子,还以为她在旅游呢。看着一脸紧张的我们,她安慰说,没事,血压不正常,医生让观察观察。说罢,她小心翼翼地抬眼看着我们。那一刻,我感到董女士的战甲似乎在悄悄地脱落。

那些日子,我尝试着做软乎的饭,尝试着做爽口的菜,送饭到医院,董女士赞不绝口。

“哎呀,今天的粥味道很好,我全喝了。”

“你炒的莲藕很好吃啊,你小姨都吃完了呢。”

“凉菜不错嘛,再加醋,味道会更好。”

其实,硬着头皮上的我还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,而董女士总是无时无刻为我提供情绪价值。

待周遭的喧嚣归于寂静,董女士躺在病床上休息了。昏暗的病房里,她难得能闭上眼睛歇一歇。她的脸上满是疲倦,眉头时不时会紧皱一下,嘴角也耷拉下来,此时的她,看着是那样的无力。

记忆回到了我刚生下孩子时。我一睁眼,就看到董女士布满血丝的眼睛,她忙着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那时的她,声音也嘶哑了许多。我进入产房的一夜,也是董女士未眠的一夜。那些天,她始终守护在我身边照顾。她说过,自己生孩子时,患病的婆婆无法照顾她,轮到我生孩子,她必须让我感受到被婆婆照顾的温暖。

是的,董女士是我的婆婆妈。

过了几天,董女士经过检查可以出院了。她仿佛瞬间恢复了生机,在病房里开始安排回家事宜,话语间是无法抑制的兴奋和激动,如同孩童一般手舞足蹈。那一刻,她又变回了往昔的发动机。

日子平淡如水,我和丈夫的工作依旧忙碌。每每中午下班,在楼下看到董女士的小电车停靠在一旁,我们心里就格外踏实。

悄悄告诉董女士,她的手机和微信的备注名,我老早就将“婆婆”改为了“婆婆妈”,她是婆婆,更是我亲爱的妈妈。

时光清浅,岁月悠长,有缘遇见,温暖相伴。当年华逝去,当脚步蹒跚,亲爱的董女士,我们愿意陪伴您左右,继续和您谱写生活的幸福乐章。

槐花香中忆外婆

牛丽荣

记忆里,外婆家院中那株高大挺拔的老槐树,始终以亭亭如盖的姿态,定格成最鲜活的剪影。每当春风捎来泥土苏醒的气息,雪白的槐花便缀满枝头,将清甜的芬芳织成网,网住了整个童年。

长大后读科普文,才知道含苞待放的槐米竟是一味良药。明代《本草品汇精要》强调“花未开者佳”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亦载“未开时采收,陈久者良,入药炒用”。现代医学也延续着古老智慧,将槐米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的药性,深植人心。

儿时的我们不懂这些,只晓得槐花是春天馈赠的蜜糖。说不清这棵槐树是谁种下的,在我很小的时候,它就很粗壮了。每到槐花盛开的季节,表弟就手持竹竿,爬上房顶,又灵活地攀到树上,他被舅舅称为“孙猴子”。只见他双腿紧紧盘绕在树上,左手稳稳地抱住树干,右手在花簇间穿梭。我们姐妹几个则提着篮子,满心欢喜地在树下等待着。槐花还没开苞时是最好的,表弟把花簇扔

下来,我们便一拥而上,一起品尝这春天独有的美味。槐花放入口中,一股清新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,咬到根部,那一点点清甜更是让人陶醉。

外婆倚着斑驳的门框,嘱咐我们小心。外婆是我们家万能的大厨,灶房里,她佝偻的背影在蒸气里浮现。她会精心挑选出一些槐花,放在筐里洗净,然后加上几勺面粉、少许盐和五香粉,双手熟练地抓一抓、拌一拌,放进大蒸锅里。没几分钟,一大锅香气扑鼻的槐花拨烂子就出锅了。接着,外婆又在炒锅里倒油,放入葱花和蒜片爆香,再倒入蒸好的槐花快速翻炒。那诱人的香味瞬间弥漫在整个屋子里,我们围着灶台挤作一团,等不及盛在各自的碗中,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操着大小不一的勺子往嘴里送。

若是赶上外婆心情明媚,瓦罐底攒着的鸡蛋便成了稀世珍馐——金黄的蛋液裹着淡绿的槐米下锅,“滋啦”声里腾起的香气,能让檐下的狸花猫都直起腰杆。这盘槐花炒鸡蛋一出锅,就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抢而光。那味道,虽已过去多年,却依然深深地印在记忆深处,只记得香,香得纯粹,香得令人怀念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。这些年,我们姊妹们外出求学、工作、各自成家,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。当物资不再匮乏,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,那曾经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槐花,似乎在忙碌的生活中渐渐被遗忘。

如今,外婆已离世多年,舅舅将老院里种上了庄稼,那棵承载着我们无数欢乐的槐树,只剩半截树桩。不久前回老院,舅舅拍打着槐树桩招呼我落座,在它裂纹纵横的截面里,年轮清晰可辨。指尖抚过凹凸的纹路,往昔岁月在眼前重现:表弟蹭破的裤膝,小妹发梢沾着的槐花瓣,外婆系着蓝布围裙掀开锅盖时,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她眼角的皱纹……而今,树桩一侧萌发的新枝,正怯生生地探向天空,像极了我们当年踮脚张望的模样。

暮色里,炊烟又起,恍惚听见外婆在唤我们洗手吃饭。风过空庭,眼角微凉,这才惊觉眼眶早已蓄满春水。原来有些牵挂,早已随着槐香沁入骨血;有些记忆,终将在年轮里长成不老的春天。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“尊敬的审判长:我是盐湖区法律援助中心李养林,今天代理原告发表以下意见,请求法庭采纳……”这是大哥近期在法庭上陈述他代理的一个案子。他声音洪亮,思路清晰,陈述条理。谁能想象,敬爱的大哥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!

大哥1943年出生,今年已经82周岁。1961年,他初中毕业后参军,至今已经工作了64个春秋。近期,他又签了3年合同,计划工作到85岁,这在运城乃至全省政法系统中都绝无仅有,令人钦佩。

大哥性格开朗,思想活跃,与时俱进,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耄耋老人。他在我们兄妹群中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弟妹们一起加油,向着百岁冲刺,一个也不能掉队啊!”

大哥年轻时在部队服役18年,工作敬业勤勉,其间,曾在军事院校深造。转业后,他先后在检察院和司法局工作,曾任运城市盐湖区司法局的第一任局长。

大哥退居二线后,没有就此休息,而是成为法律服务所一名法律工作者,专门从事代理诉讼业务,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大哥知道,代理诉讼不仅是一份职业,更是一种责任、一种信任,他承接的每一个案件都是当事人的一份重托、一份希望。大哥对他受理的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对待。他的记忆力惊人,在法庭上,他集中精力倾听对方的陈述与法官的提问,总是对答如流,这是他多年司法实践与代理案件中摸索出来的经验。

由于大哥业务水平高、代理诉讼经验丰富、组织能力强,2018年,大哥75岁时,又受聘到盐湖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。直到2023年,他每天都是正点上下班,而且还是在一线窗口受理案件。现在,他已到后台坐班,主要任务是传帮带、接受领导安排的比较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。

法律援助中心的很多年轻同事,从年龄上来说,都是大哥的孙子辈了。虽然年龄悬殊,但大哥性格外向,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,每次单位组织演出节目,他都积极参加,很受年轻人的喜欢。

大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后,对诉讼代理工作的重要性感受更深,特别是对于困难人群来说,法律援助就是雪中送炭,它能给绝望中的人以希望,为弱势群体讨公道。大哥常说,法律援助人办的不是案子,而常常是当事人的人生。

作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,大哥每天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琐事、烦事、难事,诸如打工要不来工资、老人没有人赡养、婚姻破裂、遭遇车祸打不起官司等……大哥要充当的角色也随之不断地转换,有时候是“心理辅导员”,有时候是“司法调解员”,还有时候是“法律扫盲者”。

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作为一名法律援助者,大哥能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尽可能地帮助受援人,这份职业弥足珍贵。他说,只要身体允许,他将老骥伏枥,继续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。大哥一辈子坚守着自己热爱的职业,努力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,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,着实让人钦佩,令人尊重。

大哥的司法情怀

李养林

